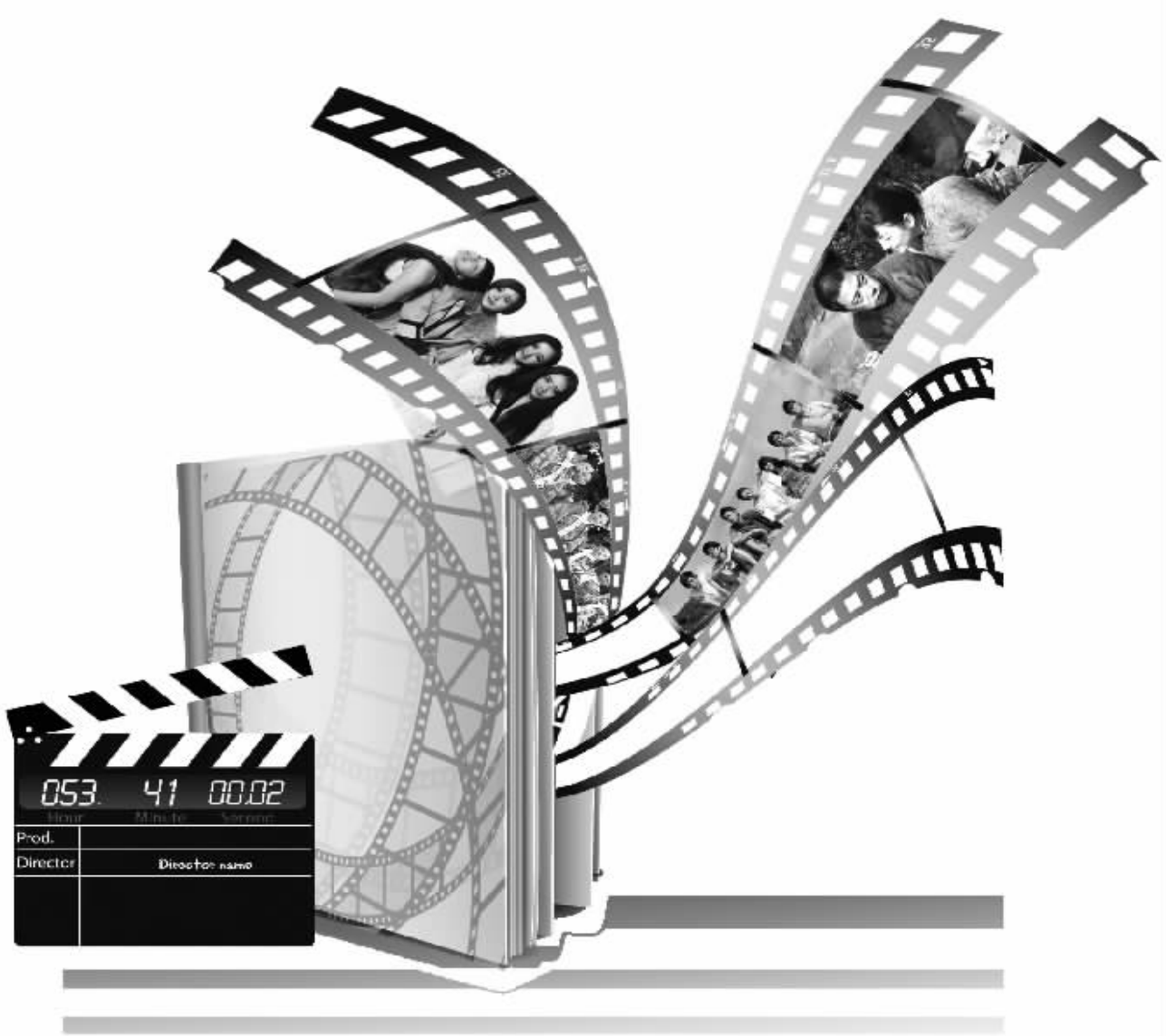


影书互动 跨界掘金

□ 陈莹莹



Z 星期话题

在影视界，不少导演都喜欢从文学作品中寻找灵感。而影视作品的热播，反过来又可以带动书籍的销售，“触电”的作家也能够迅速提升知名度。

□ 不做教材的出版社

“影书互动早已不是理念，而是实实在在的做法。”江苏凤凰文艺出版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小初说。他们出版的小说《孽债》、《上错花轿嫁对郎》、《山楂树之恋》等，先后被改编成为影视剧。上世纪90年代，在《孽债》被拍成电视剧播映前，一共只印了3万册，还有1万多册躺在库房里。电视播出后，这本小说共卖出了30多万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是凤凰出版集团旗下一家不做教材和教辅类图书的出版社。而在出版行业，这类图书往往与高利润联系在一起。出一本书，接很多问询影视版权是否还在的电话，充当和作者沟通的桥梁……，江苏凤凰文艺自然而然地做着这些事，但仅出于义务，并没有将其产业化。

与此同时，一些影视剧也通过这家出版社改编成小说出版。2001年前后，黄小初就开始和同事去电视台上遴选剧本，试图从电视剧里寻找合适的出版题材。小说《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就改编自当时的同名热播剧。近几年，《人间正道是沧桑》、《爱情公寓》、《叶问》等影视剧，都先后改编成小说经由这家出版社出版。“作为精神文明的载体，出版与影视相融合，能够带来共赢。”黄小初说。

一方面，影视界对文学作品的需求很大，不少导演从文学作品中寻找灵感；另一方面，影视作品的热播反过来又可以带动书籍的销售，“触电”的作家也能够迅速提升知名度。

在黄小初看来，出版社往往积累了和作家的特殊关系，对作者群体的创作动态更为了解。不但如此，出版行业的人介入影视业，对于作品的理解把握和对好作品的选择更有一些优势。

2010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有限公司与南京传奇影业有限公司合作组建凤凰传奇影业有限公司，前者出资51%成为控股方。“这是我们针对自身出版品类和特性的主动选择，也是对目前大形势的一种应对。”黄小初说。

□ 王牌卡通经纪人

10月26日，一场名为《洛克王国大冒

险》的儿童舞台剧登陆江苏南京。海报显眼处，出现了“嘻呱Pad”和“嘻呱网”的标识。作为这次活动的策划方，新媒体事业部经理张丽带领她的团队，为凤凰文艺带来了超过三分之一利润，比影视公司更直接地为出版社创造了效益。

“一个没有教材教辅的出版社，必须知道怎么找作者、抢资源。我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包装和沟通。”和很多出版社视影视互动为“退可守”战略不同，俨然已是卡通游戏和动漫形象经纪人的张丽，选择了主动进攻。

淘米网络2009年推出儿童网络虚拟社区“赛尔号”之前，张丽上门求合作，希望能够得到游戏的授权、生产线下的纸质图书。最终，这批图书取得了首印10万册、加印80万册的业绩，也为张丽在业界赢得了声誉。

2010年，张丽拿到了腾讯公司线上游戏《洛克王国》的授权，开始全方位开发文化产品。

与有了形象、故事、图稿后再着手出版的传统模式不同，张丽和她的团队只拿到了一个授权形象。设计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增加侦探、探险、宠物、精灵、神秘世界等孩子们感兴趣的内容——张丽赋予了授权形象第二次生命，将他们体现在图书《神宠传说》中。

“书是文化产品的必要一环，这也是出版社的优势所在。”张丽说。从《洛克王国》到《神宠传说》，完成了游戏到书的质的飞跃，实现了两家公司线上线下资源的互换。这款游戏因为线下推广更具文化意义，成为首批团中央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优秀文化产品。

图书、新媒体、动漫娱乐、市场部、营销部，张丽团队的运营模式更像是一个个经纪工作室。涉足儿童舞台剧、动漫电影、动画片的宣发后，张丽团队开始了真正的立体化营销。《机甲旋风》、《啦啦啦小魔仙》、《开心宝贝》，国内一线动漫形象都找到了这个王牌经纪团队。

此时，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董事长陈海燕力荐张丽团队重拾自有品牌：宝贝疙瘩丁呱呱。在图书《丁呱呱教你学汉字》之外，去年12月28日，儿童平板电脑“嘻呱Pad”发布，围绕它的“嘻呱网”平台和嘻呱乐园也已面世。以图书为基础产品，动漫、电影、电视、音乐剧等为衍生产品的产品系，开始借助网络、平板、手机报等新媒体手段广泛传播。如今，“嘻呱pad”引入台湾“儿童数字化图书馆”绘本，并已拥有3000多部动画片授权。

“这将成为一个开放的平台。”张丽说，有了这个载体后，凤凰新媒体将从内容提供方成为平台商。

□ 内容，不变的宗旨

2012年，当时的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关于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推动出版传媒集团围绕主业发展相关文化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形成新的增长点”。江西出版集团、安徽出版集团等都纷纷开始了自己的跨界之旅。

“触电”已久的江西出版集团投资拍摄了《九岁县太爷》和《愚公移山》等电视剧。去年第十五届上海电影节上，一部名

为《1894·甲午大海战》的影片获得了电影频道传媒大奖最佳影片奖，这也是安徽出版集团旗下的时代出版首次跨入影视圈的成果。“出版企业最大的优势是版权和书中故事。版权向下延伸，自然会触及影视。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载体，只会让出版媒体更丰富，人们精神消费更多样。”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裁王亚非说。内容，已成为出版社谋求跨界的根本和王牌。

工作不到3年的“90后”范程远，在凤凰新媒体事业部的工作内容之一是为图书《神宠传说》设计故事情节。9本以腾讯《洛克王国》授权的人物形象为主人公的《神宠传说》，销量超过10万册。

“市场上的儿童图书集中在涂色和认知，同质化的竞争相当激烈。”张丽说，“我们的儿童图书已经做到了1.2亿元码洋，库存5%，利润30%，和目前大形势下很多出版社的库存和利润比例完全相反。”

张丽以“内容为王”来总结成功原因。“丁呱呱工程”的多元开发，坚持以故事书、绘本、动漫图书作为基础，坚持以内容取胜，电子书和数字出版物随后跟进，并借助“嘻呱网”平台解决互动等问题，筹划有关衍生产品的开发。

黄小初也认为，文学品位、思想境界和正确的价值观对于影视作品非常重要。目前，有的改编电影叫座不叫好，有的叫好不叫座，真正众口一词说好的影视剧还是由文学含量较高、内容优质的作品改编而成的。“全部靠纸质出版几乎没有利润空间，而跨界能带来好处和实实在在的效益。内容是我们的突破点，也是寻找新的发展空间的立足点。”黄小初表示。

博物馆之旅

所谓“烹茶尽具”，当好茶遇上好茶具，那真是妙不可言。如果你忙里偷闲想要品一壶醉人的清茶，顺便观赏古今中外各种茶具，那么，广州恒福茶文化博物馆绝对是个好去处。

走进这座公益性的民间茶文化博物馆，馆藏的上百件经权威机构鉴定的历代茶具便呈现眼前，既有自唐代以来的各种茶具文物，也有当代名家作品，更有恒福茶业公司自创、获国家创新设计最高奖的茶具。

馆长徐结根是一位茶老板，更是个地地道道的爱茶人。“我希望通过博物馆这个载体，与大家探讨茶史，追溯茶具的来龙去脉，以器兴茶，传播中国的茶陶文化。”他说。

“茶具和其他饮具、食具一样，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共用到专一、从粗糙到精致的发展历程。”在工作人员的讲解下，古代茶具展示区中一件件精美绝伦的茶具，仿佛隔着历史的烟尘散发出幽幽茶香。

造型古拙的唐代长沙窑小碗和绿釉带盖茶末小罐，再现了茶具“初生”时期的状态。据介绍，唐代以前食具、酒具、茶具几乎是共用的。专用茶具的诞生，是随着唐代饮茶之风的兴起，人们讲究饮茶情趣之后，才快速发展起来的。

广州恒福茶文化博物馆

烹茶尽具 自在生活

□ 郑杨

宋代江西景德镇的影青杯晶莹剔透，显示出我国陶瓷发展高峰时期的功力。讲解员介绍说，汝窑是宋代陶瓷的代表，达到了传统陶瓷美学的极致。汝窑是宋代为满足宫廷需要而设立的窑厂，出产的瓷器自北宋以来就是品鉴家们竞相珍藏的对象。据传，艺术修养非常高的宋徽宗，每年只从汝窑挑选36件瓷器作为御用品，剩下的不论好坏一律砸碎，不得流入民间。汝窑的产量如此之少，加上北宋后期战乱不断，汝窑兴盛不过20余年，所以弥足珍贵，全世界不足70件。

观赏完古代茶具，还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近现代茶具及名人名家作品，其中有不少作品是恒福茶业与当代名家合作推出的。在众多创新作品中，当代紫砂艺术大师汪寅仙创作的“东道汝窑鱼乐壶组”尤其引人注目。汪寅仙大师将良渚文化中玉器的鱼元素融入茶具设计中，并沿用了其最具代表性的渔翁壶造型，生动活泼，意趣盎然。

而最令徐结根骄傲的，则是一款看上去并不起眼的茶杯，名为“自在杯”。它可当茶杯又可当茶壶，杯口处月牙状的茶隔，既能在喝茶时避免茶叶入口，又能在倒茶时轻松分离茶汤。这款由恒福自主设计的“自在杯”，获得了有着中国工业设计界“奥斯卡”之称的红星奖。

借着“自在杯”，徐结根道出了自己推广茶陶文化的“自在生活”理念，“中国的功夫茶讲究内外兼修，品茗之道追求的是外在的泡茶技巧与内在心性修养的结合。一道功夫茶，除了器、茶、水、火、冲等讲究，还需要完整的工具、苛刻的工序，喝出了内涵，也修炼了人的心性。但这也正是功夫茶在快节奏的当下难以推广的原因。所以，茶文化要推广，就必须对茶具进行设计创新，让人们既能体验到功夫茶的味道，又不失便捷和自在”。

参观完博物馆，徐结根的一番话仍令笔者回味。是的，生活犹如泡一杯茶，投茶、注水、翻滚、浮沉……。我们很多时候可能无法选择生活的方式，但并不妨碍我们拥有一颗自在对待生活的心。

《周末》执行主编 姜范

编辑 何东宪 敖蓉

梁婧 李丹

邮箱 jrbzmzk@163.com

七日

心越是忙乱，越是悲苦，最后留下的只能是一地鸡毛。只有让池塘静下来，才能看清已经躺在水底很久的石头……

这两天网上正在流行今年的10大“酷刑”，其中之一居然是“断WIFI”。

为什么失去WIFI也会成为“酷刑”？WIFI原本只是一种工具，可当人对这种工具由使用变为了依赖，工具也转为了具有

心如池塘

□ 张忱

统治力量的强势一方。一如宠物玩具“跑轮”，眼看着仓鼠在其中飞跑，自己却岿然不动。WIFI对于当下的“手机族”来说，意味着随时随地地搜索、浏览、互动与娱乐，不可一日无之。一旦断了，“手机族”便顿觉“无措手之地”，直如受刑般煎熬。

相比之下，古人平日里的煎熬就要高雅得多了。宋代诗人唐庚以作诗为苦差，因为他总是“悲吟累日，然后成篇……明日取读，瑕疵百出，辄复悲吟累日……凡如此数四”。他还有句名言：诗律伤严似寡恩。若用朱熹的话来发挥，就是“看文字如酷吏治狱，直是推勘到底，决不恕他，用法深刻，都没人情”。面对这种酷吏治狱，其实是一

种享受了。

现如今，不光是人会遭遇“酷刑”，周围的环境也会。不久前，有人在游览中发现，辽宁省朝阳市云接寺的清代壁画被“修复”得面目全非：古壁画完全被一幅新作所覆盖，而新作色彩、构图之俗艳，令人大跌眼镜。如此修复，与酷刑无异。这样的消息其实并不新鲜，从壁画到古建筑、古村落，在推土机和水泥森林的前进道路上，经常难逃脱被定点清除的命运。

而和这些人文环境一起被抹去的，还有其中的文化意蕴。近日，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通过媒体表示，像四合院、土楼、石库门这样的“合院式”建筑，其组合方式和

空间格局有利于形成亲密融洽的家庭气氛。正是这种基本居住单元，哺育了中国人和睦、重德、互助的优良品质。当这些人文环境消失的时候，那些胡同情结、街巷风情和里弄故事也会荡然无存。

是不是酷刑，要看心安不安静。毕飞宇最近在接受采访时说，心如池塘，安静时可以是是一个小宇宙，忙乱时只剩一片混沌。确乎如此。心越是忙乱，越是悲苦。全然不知方向，只顾得狂点鼠标与屏幕；大拆大建，只顾得高速奔跑，“另赋新篇”，最后留下的，只能是一地鸡毛。只有让池塘静下来，才能看清已经躺在水底很久的石头，原来别有一番风情。